

华夏第一商

欧阳华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华夏第一商

HUAXIADIYISHANG

欧阳华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第一商/欧阳华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1091 - 887 - 9

I. 华… II. 欧…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8628 号

责任编辑 胡长瑞

责任校对 胡长瑞

封面设计 王四朋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郑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6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李学勤

2007年，北京仍是春寒料峭的时节，我收到了河南青年作家欧阳华的来信，还有她的《彭雪枫将军——永不飘落的红叶》一书。我是彭雪枫将军就读过的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自然对这部长篇小说很感兴趣，细细阅读后深为作者功力之成熟深厚、文风之劲肆明畅所感动，无怪乎这部小说能获得彭雪枫将军夫人林颖和彭小枫上将的肯定和支持。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位女作家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即将完成一部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小说——《华夏第一商》。她说的“华夏第一商”，乃是远在夏代的后来商朝王室的祖先王亥。我明白，欧阳华女士写王亥，是因为商丘是商朝的发祥地，正如她写彭雪枫，是由于彭将军是战斗在豫东的抗日英雄一样。但王亥的朝代古远，相关资料稀少，而且写历史小说更需要作者具备大量的历史学、考古学知识。选择这样的题材，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王亥的事迹早已被后世的历史洪流湮没了。尽管他的七世孙汤推翻了夏，建立了繁荣昌盛约六百年的商朝，然而“王亥”二字竟不见于《史记》，只是在《纪年》、《山海经》里才有孑存，一直不为学者所注意。直到1899年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后，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在甲骨文里找到王亥之名，成为震惊海内外学界的重要发现，王亥的事迹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王亥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一位极其独特的人物。他既是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诸侯国的君主，又是“牵牛服贾”、组织长途贸易的商人。他的多重身份和传奇遭际，使他迥然不同于后世传统观念中帝王将相的形象，但他却为商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人把商业、商贾

称为“商”，就是由于王亥所代表的商国擅长商业之道。

应该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汉唐以后的主流文化，对商业有着偏见和轻视，将商人置于所谓的“四民之末”。今天，时代的发展已经突出地显示了商业、商人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回顾历史，也可看到商人怎样繁荣了一方经济，富裕了一方人民，成为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庞大群体——华商。“凡是太阳照到和存在商机的地方，都有华商的身影”，而我们想追寻华商的“根”，便一定要追溯到王亥。

欧阳华女士的这本《华夏第一商》相当厚重，她以一支生花妙笔，全景式地展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上古史事，叙述了王亥在方国部落间开展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服牛造车”，采集商品，发现商机，开辟商路，平定商祸，保护商人，经历了一系列不平凡的生活事迹，终能开疆拓土，成就基业的故事。作为文学创作，该作品遵循历史小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描绘了一代人物的鲜活形象，探索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作者心血的结晶，凸显出了她在写作事业上的精进和造诣。

读了这部关于王亥的小说，我们不禁将目光投向位于中原腹地、黄河之滨的商丘，这里不知还蕴藏着多少关系中华文明渊源的奥秘，使人们追思、向往和憧憬。希望有“美文作家”之誉的欧阳华女士再有新作，以满足读者的期待。

2008年6月21日夏至于北京

（李学勤为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首席科学家）

目 录

序	(1)
第 一 章 玄鸟生商	(1)
第 二 章 征讨东夷	(5)
第 三 章 机智服牛	(17)
第 四 章 巧制牛车	(30)
第 五 章 往救河伯	(39)
第 六 章 北伯奇遇	(52)
第 七 章 施惠东夷	(66)
第 八 章 昆吾易物	(78)
第 九 章 红颜欢悦	(88)
第 十 章 葛国清韵	(101)
第十一章 有鬲历险	(109)
第十二章 长国辨微	(119)
第十三章 平定商祸	(127)
第十四章 商王欢歌	(137)
第十五章 有易悲歌	(148)
第十六章 王子复仇	(161)
第十七章 显灵护民	(172)

第一章 玄鸟生商

传说，强盛的大商王朝繁衍自一枚晶莹剔透的玄鸟蛋。

一群黑色的玄鸟孤寂地穿过夏朝中期明媚的阳光，来到古为燧明国现为商方国的上空。这个国家坐落在连绵不断的山峦缓丘之上，缓丘上生长着硕大的燧木，遒劲的燧枝间跳跃着不知疲倦的啄木鸟。早先，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就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无边的燧木林郁郁葱葱。在山猎河渔的过程中，他的炯炯巨目常常在燧木的枝干间掠过，啄木鸟不安分地啄着树干，干燥的燧木不时迸射出零星的火花。有一天，他突然茅塞顿开，一个让这位先祖困惑已久的问题豁然开朗。他攀援而上，取遒劲干燥的燧木不停地摩擦，终于，迸起的火花引燃了一堆枯枝，红色烈焰扑啦啦升腾。钻木取火不经意间引发了远古时期一场划时代的变革。相互传递的火焰让普天下食冷啖生的人们鼓腹而食，人们也对这位火祖有了无与伦比的敬畏和怀念，以至于他生活并长眠的这块丘陵成了万民顶礼膜拜的圣地。据说燧皇活到八百多岁，在他寿终正寝的时候，人们听到了他一声沉重的叹息：“我真是有点忧心啊，谁能继我之任造福于民呢！”他深沉的眼神既流露出对世人的慈爱，又隐含着无比的忧虑。

后来，聪慧勇敢的契就来到了这片燧人氏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据说，当时在五帝之一帝喾的属地上，一群玄鸟掠过丛林来到明净的湖泽边，恰逢帝喾的几个妃子外出沐浴，甜美的笑声悦耳动听。一只玄鸟经过明泽之上时忽有所感，落下一枚晶莹剔透的宝卵。一个叫简狄的妃子恰好舒玉臂接住这天降的尤物，看到鸟卵温润如玉，清香溢散，她就满怀欣喜地含在嘴里。其他妃子这时也



戏水而来道：“是什么宝贝？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几个妃子嬉笑着追逐过来，溅起一串洁白的水花。简狄含笑欲答，不觉喉头一动，就把这枚鸟卵吞了下去。不成想因此而受孕，生下一男孩。此儿出生即自言其名为契。帝喾十分高兴地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契，此子日后必成大器。”契长成，果然聪明过人，仁德而慈惠，坚毅而执著。后辅佐大禹开九山、疏九河，功业赫赫，被帝尧封在东方之地商丘，任司徒、火正，观察和祭祀大火星以定夏历农时。由于太岁星在卯时出现叫“单阏”，在甲年出现叫“阏逢”。久而久之，观察大火星与太岁星的火正契就被称为“阏伯”。

阏伯备九牲福礼虔诚祭拜，朗声颂祝道：“燧皇呀，你是普天之下的火祖，我就接替您保存火种吧！”燧皇陵前松涛阵阵，山风传笑：“呵呵，有你这等英雄子孙来此，我也可欣然神游了！”阏伯听得明白，知是燧皇显灵，就在燧皇陵之东建成了高高的观星台：一来观察大火星，根据星象变化教化人们烧荒播种，适时收获；二来观星台上常年保存火种，以便让不慎断火者得以续火。观星台上的火种常年不熄，商地的百姓也衣食无忧，商国慢慢兴旺发达起来。

玄鸟化育的阏伯在为商国操劳到晚年的时候，他的孙子相土长成了。相土体格魁梧，出手能制伏猛兽、摔倒力士，跺脚能惊得山鸟乱飞、群鱼狂舞。后相土驯马服象，建立起马队象阵，使它们成了夏朝各诸侯国中的“骁骑铁军”！偏这时有穷国后羿入夏，夏王相失国，这给马队象阵提供了用武之地。相土挥师东进，所向披靡，铁骑东扫千里，相土就在巍巍泰山脚下建立了东都，然后耀武扬威地凯旋而归，踌躇满志地在臣民的欢呼声里继承了阏伯的衣钵，担任司徒、火正。可是阏伯的话却让他心惊肉跳：“天灾未至，人祸来到。古帝不命，何以逞强？疆土千里当以偃服人心为先，天下易得，人心难服啊！”相土对爷爷的话洗耳恭听，却不知道阏伯所指为何。他想说：“开疆拓土，兴国安民，本是王者所为，我相土比之祖先轩辕，心亦无愧矣。”可阏伯偏不给他解释的机会，他也不得不把谜团留给子孙。后人却对相土赞誉有加：“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鸟眷顾着这块古铜色的肥沃的土地，商国也在岁月的变迁中不断发展着。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遇到了夏王朝最动荡的年代。由于后羿入夏，治水工事荒废，洪水肆虐。汹涌澎湃的洪水让重新复位的夏王感到这比后羿、寒浞之流更为可怕，他就任命商王冥为夏朝水正，继承祖先阏伯的事业去治理水患。夏王深知，没有商国的无私付出和鼎力相助，他别说是复位称王，只怕是连骨头也早已化为尘灰。自己复位成功，完全依靠商土的滋养啊！



他想商王冥一定会效法祖上，为岌岌可危的夏王朝再立功勋。如今，还会有哪个诸侯国肯为夏朝如此效劳呢？是因为商祖阍伯和夏祖大禹那点共治洪魔的交情吗？想到这里，夏王为自己聪明的决定满意地笑了。

二

冥接到王命之时，正是公元前1854年（夏芒十八年）的深秋时节。到了这一年重阳节，他正待启程北去河水，劳累中不觉睡意袭来，便在明堂内小憩。这时万道艳阳笼罩在巍然耸立的商垣上，呈现出一幅瑰丽奇伟的图画。冥梦到双头玄鸟翔集，满天红光闪烁；祥云绕殿，紫雾穿堂，直冲到后宫四阿重檐上；百鸟合鸣，东天边的大火星也璀璨倍耀；随后，驾瑞云而来的还有一群健硕的红牛；牛儿奔腾，仰头长哞，匍匐在宫殿四围，久久不肯离去。这时，传来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声。冥惊觉梦醒，婴儿的哭声依然响亮地在耳边回旋。侍从朗声禀报：“大王洪福，商国有后，小王子顺利降生啦！”这个小王子，就是后来的亥。

冥治水兢兢业业，效法先祖筑坝疏河。风吹水动呐喊起，云开雾散治水急。寒来暑往，草黄草绿，冥十余载苦干不止，手上早结满坚硬粗糙的厚茧，而洪水也一年年由桀骜不驯变得服服帖帖，东归入海。洪水退去，良田成片，人丁兴旺，夏朝重兴，万民称颂！冥却像熬干了油的枯灯一样耗尽了精力，最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他在率领民众查看堤坝时，突然间头晕目眩，掉落在奔流湍急的河水里，殒命归神！

日夜兼程赶来的王子亥止不住眼泪涌流。而冥化成玄鸟低声掠过时，看到体格健硕、风姿俊雅的王子，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玄鸟叽叽喳喳地从北边的荒漠上掠过河水，向南迁徙，也带走了冥赤铜色脸上欣慰的笑容，留给亥的，却是一把汗渍斑斑但依然锃亮的青铜钺！年少的亥秉承父志，继承王位，担任水正，史称王亥。他带领臣民向洪魔水怪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狰狞咆哮的洪水不息，王亥挥斧不止。他坚毅的脸庞闪现出不可战胜的神色，粗壮结实的身躯面对着艰难险阻，显得比先祖契、父王冥更加坚定。“嗨嗨嗨……”王亥挥动着开山斧，斧到处，山石崩裂，火星四溅，声声钝响震荡河谷，他的脊背沁出大颗的汗珠。宛如蚁聚的治河大军，在他的身后熙熙攘攘地穿梭忙碌着。

大火星当空映照在东宫苍龙之内，熠熠夺目，圈圈玄黄的光晕渐次扩散。





河水荡起层层叠叠的细碎波浪，盛大的祭山仪式在乡民们狂野的舞蹈里拉开序幕，欢娱山神的歌声响彻山谷。王亥下令引燃火堆，焚石开河。是时，东南风起，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堆噼里啪啦作响，千万条火舌喷吐着，黑色浓烟遮天蔽日。只见两条浑身红亮的巨龙在黑瘴里张牙舞爪，忽而直冲云霄，忽而扑入河底，忽而隐入浓雾，忽而怒目狰狞，搅得天地间混沌一团。俄顷，巨龙消失，云生东南，雾生西北，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怪石在浓重的白气中咝咝作响，“咣咣咣”的钝响声连成一片，巨石瞬间支离破碎，脚下的大地剧烈摇晃起来。暴怒的河水冲向破碎的山石，山石轰然中开，洪水倾泻而下。治河大军拜倒在商王脚下，欢声震天。

玄鸟再一次飞抵河水的时刻，王亥终于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在踩着父王的足迹若干年后，洪水终于按照他的意愿顺畅地奔腾入海，再难为害了。河水沿岸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称颂商王恩德的歌声响彻四野，连绵不绝。

当王亥带着欣慰的收获回到商国，在观星台上再次看到大火星时，他依稀看到了阍伯的身影，身边的火种还时时温暖着他的心，映在他脑海里火红透亮。阍伯制定的以火星纪时的历法也让人们得到了实惠，大家知道按照农时来播种、收获了。可是，常常会有旱灾、洪水困扰着他们，在狂风暴雨、害虫猛兽和异族入侵面前，他们不得不把更多的希冀寄托在王亥身上，虔诚地向大火神献上丰厚的牺牲。他们相信商部落会繁衍昌盛、生生不息，火神阍伯在保佑着他们！

王亥常常会把大火星变化的诸多讯息传递给商部落和夏王朝的子民：晦暗艰涩，摇摇欲坠，必有大水；光亮异常，星辉明耀，必有大旱；白气弥漫则害虫生，黑瘴遮蔽则怪兽出；上下跳动则地崩，左右摇摆则海啸；早出则六畜旺，晚没则粮丰足。王亥根据大火星的变化，及时测凶报吉，人们也就安于田耕、乐于置业了。每次预测过后，王亥都会给阍伯重重磕几个响头，祷告道：“有了您的庇护，商部落就会兴旺发达，万世不衰，我们的子民也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

此时，王亥正在观星台上端坐，侍从来报说各国使者已到，他们对商国的恩德表示感谢，对商王表示敬意！王亥不禁感慨万千：付出总算是得到了回报！要想让天下民心依附，靠的不是武力和杀戮，而是恩泽和施惠；要想让商国兴旺发达，靠的也不是践踏外族、刀戈相见、扩充疆土，而是治理洪水、保存火种所带给万民的恩惠。他感到了自己庄严神圣的使命：一定要让祖上创造的辉煌在自己身上延续下去。

前方，惊天的鞞鼓声轰然响起，雄壮的牛角号声振聋发聩。商王回过神来，坚定地走向演武场。

第二章 征讨东夷

一

三师军队默然肃立，注视着威仪的商王。

军阵严整，甲冑鲜明，商纣飞扬，短戈锃亮。

商王头戴商王冠，身着夏衣裳，腰束宽边丝带和玄鸟纹裙饰，方脸大耳，身材魁伟，英俊帅气中透着睿智，微笑中带着宽厚，显得伟岸而可信赖。他手持青铜钺，神色坚毅，目视雄壮军阵。大钺上一个图案赫然醒目：两只扑起的猛虎正在张牙舞爪地吞噬一个面部表情安详的人牲。一阵轻风拂过，缭绕的青烟在商王头顶袅袅飘散！

大祭司卜贝脸涂猪血、炭黑、白灰，手执铜铙，身披兽皮和绳缕，头插三根鲜艳的野鸡翎，咕咕嘟嘟地说着低沉而怪异的巫语，围着火堆夸张地起舞。一群宫廷巫师在他的身后，时而仰天虔诚祈祷，时而匍匐拥吻大地。黑炭的烟火中隐现着淡蓝色的火舌，一片硕大的龟甲被一个女巫低首跪捧着，一群玄鸟流云般在军阵上空盘旋低飞。

侍卫高呼：“吉时已到，请大祭司占卜！”

大祭司虔诚恭敬地把双手举过头顶，用饕餮纹青铜小铲小心翼翼地把细碎的火红炭块放进龟甲的凹槽里，龟甲随即冒出一缕白烟，一股灼热的暗香刺入人们的鼻孔，龟甲中还隐隐传来骨头的炸裂声。当他把这些排列整齐的凹槽填满火炭后，白烟散尽，滋滋的灼骨声和哗哗嗦嗦的骨纹炸裂声交织作响，这是神龟在代替上天隐隐传语。

所有的甲士都跪伏在地上，静待天命。风卷云舒，雄壮的战车队伍中，健马



突然引颈长鸣！

商王默然站立，遥看天际。两只轻捷的玄鸟鸣叫着掠过军阵上空，在祭台上俯冲下来。一只落在青铜钺上，嘟嘟地啄着青铜钺上的人面；一只停在商王高高隆起的发髻上，仰天啾鸣不已。这是相随商王多年的两只玄鸟，喙红腹白，鸟爪尖利。一唤作“文卿士”，个头稍大，一条剪尾显得十分飘逸，溜黑的双眼神采奕奕；一唤作“武将军”，机灵爱动，轻捷敏锐。

大祭司捧龟甲上前：“启禀大王，神龟传语，玄鸟呈瑞，上天明示：此次我军征讨东夷，拯救列国，必能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将士高呼：“上天保佑，商国必胜！”

冢宰贡圭拜在商王脚下道：“祝愿大王捷报频传，早日凯旋！”

王后司母姝并王子上甲微垂泪拜道：“恭祝大王出师必胜！”

商王扶起贡圭道：“王子年幼，你要勤于教诲，善保王后，固守王都，惠施政令，以悦万民，慎敬上天，告祭列祖，保境安民。国中自会遍呈祥瑞之兆，远离无妄之灾！”

商王传令：“请史官刻录卜辞，传送三师。玄爻听令！命你率左师为先锋，以象阵在前，以马车居中，步卒断后，直捣东夷！我自率中、右师陆续进发。克日进兵，不得有误。”

司马玄爻面黑髯乱，豹目圆睁，形如黑塔，当下他出列朗声应道：“末将遵令！只是大王乃一国之主，当以保宗庙社稷为上，何苦亲身赴险，栉风沐雨，接戈冒矢！我只率左师健儿击鼓东进，定可大获全胜！如有闪失，乞斩某头以谢大王！”

商王笑道：“东夷蛮横，常常侵扰我边界子民，强占我东边疆土，对泰山脚下的东都更是窥伺已久，早已成为商国大患。此次东夷侵掠北伯、河伯、韦国和顾国，陈兵商国边境，虎视眈眈，实欲并吞东都，其野心昭然若揭。此次征讨事关商国安危，我不亲冒流矢，列阵击敌，甲士岂肯尽心用命？岂能获取全胜？我意已决，休得多言！”

台上大祭司高声尖叫：“吉时已到，请大王献牺牲祭祀！”

一排夷奴被缠足吊髻、反剪双手绑缚在粗大的黑色祭桩上，青色的疤痕突兀地印在他们宽大的额头上，他们用细长深邃而又茫然的眼神默默地看着商王。商王的青铜大钺上狰狞的猛虎栩栩如生，厚实的斧背和锋利的斧刃交相辉映，斧钺的霸气和商军的雄风融合在一起。因为是代天帝征夷，所以要用这人



牲取悦天帝，以助商军乘势破敌！

商王握紧青铜大钺，从容迈步，神情恭敬，祈祷上苍。全场肃穆，虔诚地注视商王。他的头顶上方，两只玄鸟振翅高飞，播撒下一串串悦耳的音符，然后箭一般消失在广漠遥远的云天里，只留下清脆的回响。

大祭司高呼：“献祭——”

商王举起青铜大钺，对准了第一个祭桩上的人牲。他冷峻的脸上写满威严，粗壮的手臂挥洒着勇力。一道寒光闪过，人牲的头颅随着喷出的一腔鲜血滚落于地，飞溅的血滴洒在祭台上，随即又渗入黄土，一个夷奴作为天神的供奉殒身而去。商军高举短戈，发出地动山摇般的惊吼。

“噉——噉——噉——”商军举戈示威，呼声震天。

青铜大钺的寒光再次闪过，一排人牲的头颅纷纷坠地。

“噉——噉——噉——”呼声惊天动地，气势如虹。

商王命人牵过他的坐骑“青尊”，一头威风凛凛的大象，他踩着驮奴的脊背，阔步而上，稳坐象背。这青尊捕自河水以南轩辕之丘，曾勇斗狮群、智取猎豹而全身退出。在斗兽苑里，两只猛虎出栏与之相斗，一个回合的交锋，青尊就前腿踩晕其一，后脚踢飞其二，令其他兽王不敢再与之搏击。就在青尊横冲直撞之时，商王突然跳到场中，抓住象鼻柔韧的尖端，堵住其呼吸通道。憋闷的气流击垮了这个傲视一切的庞然大物，持续的缺氧让它的威猛黯然失色，愤怒压在心底，它却难以拼力逞强，它不由得扑通倒地，浑身瑟瑟抖个不停。商王一走，它又耀武扬威起来，依然桀骜如故。待商王来时，它就惊恐不安，乖乖卧倒。如是再三，商王甚喜道：“此象外似怪异，内里不乏忠诚，和我甚是有缘。”遂纳为坐骑。

“噉——”青尊高高地翘起了长鼻，轻轻碰触着商王的肩头，晃悠悠地扑扇着耳朵，向尊贵无比的主人示意问好。

这时宫中侍卫疾步走来禀报：“启奏大王，河伯、北伯、韦国、顾国来使求见。”

商王命道：“传来觐见！”

四国使者俯首趋步，涕泪交流：“夷兵正在我等四国为害，我等四国存亡只在旦夕之间。商王既已应允相救，为何不挥师北上反而东进？我等无颜回国，愿以颈上热血，祭祀商王斧钺！”

商王微微颌首道：“各位在驿馆好生安歇，此乃‘釜底抽薪’之策，旬日之内，



你等国内自然平安无事。”四国使者先是面面相觑，继而恍然大悟道：“商王神机妙算，必将旗开得胜！”

鼙鼓擂响，商纣猎猎，大军鏖兵在即。

二

一群青鸟在高空里尖叫徘徊着，犹如鬼魅在夜空里忽隐忽现。很快，它们就肆无忌惮地俯冲下来，密集的鸟阵卷起一阵强劲的怪风，在商国军队上空疾速滚过。

商王举钺传令：“挥师东夷，替天讨逆！”

商王在象背上掐蓍草卜算，排列好归藏卦象，细观之，卦象大凶！此时，传令官快马飞报：“启禀大王，前面兵临黑风口！”

商王下令道：“就地安营扎寨，前军远远哨探，将结果飞马传报！三师各守本寨，不得有误。”

大军依山傍水安营扎寨。先锋玄爻传报：捉得两个夷军探子。两个夷兵被五花大绑带了进来。商王接过松油火把仔细端详后喝道：“既是被擒，何故如此傲慢！来人，将他们绑缚出去点天灯！”军士将二人紧紧绑缚在祭桩之上。

二人惊愕泣告道：“我等实是东夷庶民，怎料无端遭此劫难！家中妻儿尚在盼归，请大王开恩！我们实是国中百姓……”

商王相看片刻，扔掉火把呵斥玄爻道：“不过是夷国百姓而已，如何便随意捆绑，险些误杀好人！立刻放还，赐酒食压惊。我军明日兵发黑风口，再敢扰民，定斩不赦！”

玄爻急得大叫：“这二人在营寨边鬼鬼祟祟的，定是奸细无疑，大王不可随意放还！”

“我等为解百姓困苦而来，岂可随意扰民？”商王喝令为两夷探松绑。

两夷兵侥幸死里逃生，自以为有上神相助，暗自得意，气喘吁吁地跑回黑风口，紧急面见夷王之妹司马夷媚。夷媚乃老夷王宠妾夜梦芷兰花开而生。彼时，画眉乘五彩云朵漫天翔集，氤氲奇香环绕宫室，而且这公主眉间一颗红痣粲然夺目，煞是喜人。老夷王晚年得女，大喜道：“此女是天神感我恩德相送，日后必会大富大贵！”夷媚少而聪明，长而艳丽，眉舒春柳，眼湛秋波，貌似花蕊带露，



容赛牡丹含羞，婉丽飘逸，赋性聪慧，爱舞枪弄棒，眉间更有一股英武之气。老夷王爱若掌上明珠，委以司马重任。时年方二九，尚待字闺中。

当下两密探隐瞒了被抓的情况，只信誓旦旦地将商军明日兵临黑风口的机密和盘托出。夷媚心中大喜，认为彰显巾帼风范以折须眉威风的机会终于到来了！长久以来，长兄夷王就对老父的任命颇有微词。他武断地以为弱女子只能绣花描云，妩媚起舞，这舞刀弄戈、血流成河的战场之上哪里有小女子的用武之地！父王老糊涂了！实在是糊涂至极！所以，他从不让小妹排兵布阵、带兵御敌。可是，这次东夷主力西出远掠，而今商国大军压境，主帅一时难找，他在思忖着伏歼商军的计策。

“你能确保商军主力明日一定挺进黑风口吗？”夷王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穿戴着鲜花盔甲，显得英姿飒爽的王妹。

“千真万确！是我心腹之人亲耳所闻！”夷媚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可听说这商王智勇双全，神威雄猛，人罕能及。如此军机大事，他怎会轻易泄露……只怕是商王的诱敌诡计，断不可鲁莽行事！”

“我军主力精锐远涉西方，王都内守城士卒多老弱病残，王兄倘若再失此歼敌良机，眨眼间敌军车阵滚滚，兵临城下，届时悔之晚矣。王兄的千乘之地，岂不顷刻间拱手让人！而今我占尽地利之便，正是用计之时。”夷媚劝道。

夷王长叹道：“好吧，就往黑风口设置重兵，依有利地形，权且设伏，当下亦为良策。但愿上天保佑……”

璀璨的启明星忽然隐去，天地间漆黑一团。军探将消息呈报商王，商王闻而欣喜，就令卜贝于帐中占卜进军吉凶。卜贝占卜毕，连声说：“卜片之上，双脉呈现龙纹，皆呈冲天之势，往复缠绕。非但主我军有取胜之象，且大王身上更是有喜事。大吉！大吉！”

商王仰天大笑道：“双喜临门，定能大破东夷。夷兵既已调遣停当，我们今夜正可‘声东击西’。亥爻，你领一师人马佯攻黑风口，要多设旌旗，擂响鼙鼓，以张声势，却不可进攻；其余军士二更造饭，三更出发，绕道济水河谷，随我突袭东夷王都。”

日落西山，天色渐暝。商王亲驾骏骑，率饱食军士沿济水河谷星夜疾进。这东夷之地与商国大不相同，地多矮山环绕，山多灌木丛生，木多荆棘刺人，山路崎岖而狭窄，恶水湍急而暴虐。商军人皆衔枚，马皆勒口，齐齐进发，好似一条墨色巨龙在宝蓝色的星空下蜿蜒而行。军马行进，马蹄声在夜深露重的氛围



中显得异常沉闷。平明时分，东夷王都的魅影已然影影绰绰地映入眼帘！商军悄临城下。黑衣甲士抛青铜索攀城而上。这些黑衣军士训练有素，轻捷如猿，径直攀附直上，待城头夷兵发觉时，自己早已成断头之鬼。黑衣军士打开城门，商国大军长驱直入。城头多处火起，火光直冲霄汉，烟气弥漫。夷军惊恐万状，喊叫声此起彼伏。一时间，王都内外，鸦逃雀散，鹤唳狗吠。城内百姓东突西闯，乱作一团。城中火光把整个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昼。

夷王夜来心神不安，郁闷中与王妃对饮，饮酒过量，正呼呼打着鼾与王妃相拥而眠，忽梦见一猛虎急追狂扑，头上又有万只玄鸟翔集，向自己铺天盖地罩来，随即惊醒。却听见王城内外喊声四起，惊惶中一跃而起，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情知事急，赶紧传令：紧闭宫门，拼死抵抗！惶惶然和爱妃钻入密道之内，遁出城外。

夷王此时不由得暗自庆幸：亏得自己慧眼卓识，也算是列祖列宗保佑，自己福大命大。先前侵掠北伯等国，命巫师卜卦问吉凶祸福。巫师却言西出虽利，而王城却难免血光之灾。他怪这巫师出言不吉，挥刀斩之。别寻巫师再占，得卦与前相同，他再怒，亦刀起头落。又命一巫婆卜卦，仍说王都有大难临头！夷王大骇，着人连夜秘密挖掘出这宫廷秘道，一直挖至城外的通衢之旁。

钻出秘道，来到城外，夷王为自己的高明失声而笑，笑声未落，笑容却僵在脸上。只见对面黑压压的精壮甲士疾行而来！夷王两股战战，几乎栽倒，叹道：“我命休矣！”

三

一阵烟尘冲天而起，却是夷媚率甲士从黑风口赶来增援。正逢夷王落荒而逃，夷媚忙献良驹狐裘并参拜问安。

夷王见是小妹来救，一块心中大石这才落地！忙传令将谎报军情的两密探枭首示众，冷笑道：“没料到我用兵多年，却惨遭商王暗算！可恨这两个奸细，祖辈为夷人，反而替商军假传消息，以致王都失陷，快快将他们剁成肉酱。好在王都不过一座空城而已，王宫仓廩内除了几车贝壳、一摞貂皮外，一无所有！”

夷媚叹道：“要是有足够的粮食，何苦涉远西掠？为何上天也如此偏心，将肥沃的土地、丰盛的物产都赐给了别的方国。如今王城虽不保，我们精锐部卒



还在，尚可一战。”

夷王正为失城而懊恼，闻听此言，便恶狠狠地道：“眼下应当鼓噪而进，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回攻，夷人必在内呼应抗击，内外夹击之下，商军必一败涂地。”

此时，商王已雄踞东夷国都，见夷王逃遁，王宫内贮藏着诸多的五彩贝壳，可粮食却颗粒无存。商王叹道：“内无粮草，遂生祸患，夷兵西掠实是为活命的权宜之计。夷王精兵在外，城内夷民人心不附，这时占住城池，乃是作茧自缚！我观黑风口方向隐隐有杀气，你等占据要道，靠山下寨，我料夷军很快就会反扑回来。各军务要静观西北，但见烟尘起处，必是夷兵！”

日指正南，西北果然尘烟大起，夷兵铺天盖地而来。商军列阵相迎，战鼓擂响，两军对峙。商军甲冑耀眼，夷军短戈锃亮。

一女将着荷花青铜盔，身披黑锦战袍，拍白马而出。只见她粉面带怒，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背挽弓箭，手拿光闪闪一把精致短戈，正是夷媚。她一心要打败商王，夺回王都，替王兄报仇雪恨。

商王头戴狮子铜盔，身着红色战袍，持青铜大钺，骑象前迎。

夷媚厉声喝道：“我国并未侵犯商国，商王为何骤然加兵？尔国占有两都之地，为何还贪心不足，无端攻陷我东夷王都，残杀我夷都之民，做此伤天害理之举！”

商王答道：“女将听着，我知你是夷国公主，那你定熟知我夏朝旧制。那北伯、河伯、韦国、顾国等国，四时敬天祭祖，并无过失，却遭贵国重兵侵城掠地，以致生灵涂炭。我商国代天行道，厉兵秣马而来，正是要彰显天神恩德，以救四国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灵慧的公主，难道你不曾看到百姓因为战争而四处逃难、无家可归？难道你圣洁的心灵没了正义和怜悯吗？”

夷媚被商王一番说辞驳得哑口无言。刚才还满腹怒气、立誓要替王兄报仇雪恨的她，此时不由叹道：“此乃天意，难道是我王兄过错？难道是我东夷过错？这几年东夷洪魔泛滥，风妖作怪，冲走财物、牲畜、人马，吹垮良田房舍。不抓外奴，何以充我夷军？不扩外地，何以养我百姓？不掠外财，何以强我东夷？谨守父王遗命，我东夷挥师每每绕大商而行，你又何必多管闲事？”

说到此，夷媚挥戈冲商王面门直刺过去。

好个商王！只见他驱青尊挥大钺，轻轻一挡，只听“当啷”一声巨响，火星迸溅。公主虎口一震，白马倒退两步。公主倒吸一口冷气，定神屏气，持戈横扫过去。商王猛然匍匐象背，钺锋回指公主前胸。公主一低头，谁知是商王虚晃一

